

小小环球

杨漫克国际评论集

亚洲科学出版社

小小环球

——杨漫克国际评论集

杨漫克 著

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

* * * * * ©亚洲科学出版社 * * * * *

书名：小小环球；杨漫克国际评论集

著者：杨漫克

出版：亚洲科学出版社

地址：香港金钟道 95 号统一中心 26 楼 B 室

电话：(852) 2117 0021

传真：(852) 2520 0107, (86 20) 8450 7727

E - mail: muses-press@bigfoot.com

编辑：高卫国

印刷：亚洲印刷有限公司

总经销：亚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年 9 月

书号：ISBN962 - 85483 - 6 - 0

书价：港币 50 元

新台币 200 元

美金 10 元

* * *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 * *

目 录

自序：自万里路，出几本书	(1)
--------------------	-------

1986

“政治风险分析公司”与“自由之家”的介绍	(5)
----------------------------	-------

亚洲民主潮流与中国

——菲律宾微笑革命的冲击	(9)
--------------------	-------

中国应当重视与亚太地区的关系	(12)
----------------------	------

1987

亚洲政治发展的主流与逆流

——兼论亚洲国家政权交替方式	(17)
----------------------	------

1989

甘地与非暴力	(20)
--------------	------

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维新运动之比较

——兼论改良与革命的不同社会功效	(26)
------------------------	------

法国大革命借鉴与批判	(30)
------------------	------

伟大的领袖和敬爱的领袖

——北朝鲜帝王父与子	(41)
------------------	------

罗马尼亚推翻暴政给中国的启示	(47)
----------------------	------

1990

新加坡模式可适用于中国大陆吗?	(49)
-----------------------	------

换汤不换药？

——从“救国阵线”赢得罗马尼亚大选看共产党的历史出口 (51)

东欧下一步的难题

——社会大转型刚刚开始 (57)

东欧变局中的异数

——保加利亚前共产党大选胜利的省思 (62)

加拿大魁北克危机的启示录 (66)

北欧式社会主义的没落 (70)

又见共党政权跌落

——蒙古民主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73)

当今世界谁第一？

——一些重要统计数字和方法的比较 (77)

卢泰愚会晤北韩总理，金日成被逼放弃冷战 (81)

一九六五年印尼政变新探

——谈中、美两国的“幕后动作” (85)

红色高棉将卷土重来？ (90)

为社会主义正名 (94)

瓦文萨的“继续革命”

——波兰总统大选与后共产党时代的问题 (96)

索尔仁尼琴与俄罗斯的彷徨 (101)

1991

阿尔巴尼亚产生了反对党

——东欧共产政权最后的安魂曲 (105)

亚细亚民主楷模的危机

——巴基斯坦大选述评 (109)

莫斯科：人们在悼念沙皇

——革命不需要历史学家（列宁语） (113)

南斯拉夫需要第二个“铁托”吗？ (120)

南亚：民主大潮中的逆流 (125)

保加利亚火化“国父” (129)

台湾能在东欧取得外交突破吗？ (131)

— II —

诸神与列强的弃婴

——占山为牢的吉普赛·库尔德人····· (135)

历史是埋伏的戏剧····· (138)

全球国营企业大清仓!····· (142)

共产孤岛打开尘封

——古巴向西方游客频频招手····· (145)

骚动于全世界的伊斯兰狂热

——共产主义退潮后世界头号问题····· (148)

伊斯兰狂人萨达姆·侯赛因····· (152)

战争不是电子游戏!

——高科技战争的高度野蛮····· (155)

波斯湾战争与国际政治····· (158)

第二次冷战会降临吗?

——波斯湾战争对苏联的影响····· (162)

南韩学潮始末

——兼论南韩学潮与八九民运之异同····· (167)

南斯拉夫,别为我哭泣!····· (171)

德意志灵魂的守护神——柏林····· (173)

七国高峰会议面临经济衰退的挑战····· (176)

旅游业迈向世界最大产业····· (178)

拥抱私有制,马列主义再见····· (180)

从冷战中退役的航空母舰

——拉美高峰会上卡斯特罗向资本主义妥协····· (182)

南斯拉夫内战的历史根源····· (185)

要美国好看!

——为卡斯特罗祝寿。泛美运动会上,古巴痛宰美国····· (188)

俄罗斯纪行····· (191)

东欧经济市场化遭遇的问题····· (194)

消褪的唐人城,渐醒的中国热

——哈瓦那华区花果飘零····· (197)

哈瓦那不相信眼泪····· (201)

中国应“以俄为师”！	(210)
罗马尼亚模式的教训	(216)
戈尔巴乔夫回到一九一八年？	(220)
“爱丽丝风暴”突袭共产天堂	
——从一部电影看古巴的文化气候	(225)
非独裁不足以治俄国	
——莫斯科动乱述评	(229)
实用主义改革潮风靡世界	(234)
人类最长的史诗写下终结篇	
——马德里中东和会能否解开三千余年的民族与文明争端	(238)
亚细亚的辛酸与诺贝尔的和平	
——从昂山素姬获诺贝尔和平奖看亚洲现代化经验	(242)
“黄色小兄弟”要自己当家！	
——看贝克兰比亚之行与美国势力的衰退	(246)
俄罗斯帝国的兴衰史	(249)
从魔鬼手中夺取和平！	
——幸存的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大放异彩	(254)
最后一个帝国的挽歌	
——看苏维埃共和国的终结	(257)

1992

中日美的三角牌局	(261)
不要问我的名字！	
——苏联解体后，邦联的咬文嚼字	(264)
俄罗斯再写童话般的历史	(267)
乌克兰结束了被奴役的历史	(273)
瓦文萨打退堂鼓	
——“休克治疗”在波兰的命运	(276)
第三世界的经改教父	(279)
从纽伦堡到柏林到北京	
——对“依法杀害平民”的法律追究	(283)
藤森对上毛泽东	(286)

廿一世纪谁会赢?	(289)
结束种族隔离,走入文明	(291)
吉拉斯仍在战斗	(293)
给钱给好政府	(295)
寻找刺激的天堂?	
——瑞典的性开放运动	(298)
东德:克格勃档案大曝光	(300)
填鸭学校横行日本	
——从填鸭学校谈日本社会的压力	(305)
从曼谷枪声看亚洲的民主青春期	(309)
勒紧肚皮,歌颂民主?	
——从科拉桑留下的摊子谈亚洲民主化的难题	(313)
绕着健康跑	(316)
泰国的“天安门事件”与“东南波”	(318)
中韩建交的来龙去脉	(323)
重燃欧洲火药库	
——南斯拉夫继续以血写史诗	(326)
外蒙古在民主与面包的夹缝间	(331)
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剑	
——秘鲁毛派游击队“光明之路”领袖古兹曼	(335)
神风自卫队	(339)
西班牙:现代化成功范例	(341)
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与“斯拉夫情结”	(343)
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还是瓜分割据?	(346)
布拉格忍不住的春天	
——记悼捷克前总书记杜布切克	(349)
穷得连文化都没有了!	
——苏联解体后的文化危机	(353)
九七年世界大战	
——评预言小说《太平洋噩梦》	(357)

别了！情郎阿兵哥

——苏比克湾美军基地的结束 (359)

亚细亚腹地的伊斯兰新兴国家

——北京不得不重视的外交新要地 (361)

1993

一日千里的千面龙

——快速现代化与快速扭曲的泰国 (365)

九三年全球经济大势 (370)

皱紧眉头看廿一世纪 (373)

太平盛世的海市蜃楼一再破灭 (376)

九命怪猫与冷血动物握手

——作为和平缔造者的阿拉法特与拉宾 (378)

赤色帝国反扑？

——俄罗斯政坛异人李里诺夫斯基 (384)

1994

三足鼎立，亚太第一 (388)

索罗斯拆西方补东方

——促进共产国家走向开放的金融家 (391)

不得不接受的谜 (395)

资源耗竭与社会动乱 (398)

附录一：杨漫克传奇 (402)

附录二：文章原载之报刊名（以发表先后为序） (405)

自序

行万里路，出几本书

I

一九九六年夏天，由夏威夷飞往太平洋腹部的马绍尔群岛，是我改变世界观的几次游历之一。

它的方位为东经一百七十度，北纬十度，是世界上三个东临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之一，另外两个为新西兰和斐济。我于七月九日从夏威夷上的飞机，跨越变更线后，抵达该国首都马珠罗已是十一日了，刚好错过了一个生日。人生的得失只是看法而已，悲观失一日乐观得一岁。

马绍尔是一群美仑美奂的珊瑚环礁，由海底火山口累积珊瑚而成。当地岛民处于现代文明之“化外”，法自然而无为，胖为美，红为康，吃面包果，烤鲜鱼，喝椰奶。所获均为天赐，不耕牧。站在赤道无影灯似的阳光下，听着浩淼的太平洋涛声，让我大大陶冶了一番性情。性情乃艺术之“禅”，悟得出说不出。

II

西方人把出外旅行称做“Escape”，即逃避。逃避忙碌，逃避城市，逃避生存方式，逃避周遭的一切乃至自己。对于一个热衷政治，酷爱爬格子的文人，逃避是一种高段数的修养。

“杨漫克不写文章了？！”许多读者、学长和同仁见到我，每每来这么一句，令我如芒刺在一背。的确，不写文章杨漫克还存在吗？

“没看过古龙的小说吗？”我只能自嘲地辩解，“大凡一个剑客成名后，便会告别武林十年八载的，遁入某仙山古刹，创一套不凡的剑谱，流芳百世。”

我退出江湖后,虽然没有遁入仙山古刹精进学问,倒很像一个逃出寺庙的苦行僧,惊诧地发现世俗风景线好生阳光灿烂,空气清馨。

这三年多下来,在酒色财气的忙碌中,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雅兴,随手拈来地漫读。更是一有闲暇,便满地球云游。自认为练就了不少“诗外”的功夫(陆放翁云:“汝欲学写诗,功夫在诗外。”),也多少缓解了精神的钙化。

III

人是有欲望的高级动物,欲望激励进取。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出书算高级欲望,一个并非文人才有的,合乎自然的欲望。我亦不例外。

之所以说出书是一个高级欲望,是因为书一出来,就置于公众的视野底下,要面对褒贬争议。不像写日记,私下里收藏自家去欣赏。故而,无论对活人还是死人,出本书都是件大事儿,不免害怕和期待点什么,所以也就有了笔名,即假名或代名。它的功能还不如古人的“号”或“字”。

我用“杨漫克”等笔名发表的这些文章,当年曾引起过不少争议,甚至笔墨之外的骚扰和是非。好在这次出书,收录的都是发表过的文章,已显霉黄,想必不再会引发什么风波了。

例外的是,动念出书既不想置于公众的视野底下,更谈不上“以天下为己任”云云。本意为儿女留点儿什么,或者见到新旧朋友风雅台正一番。有缘者好奇,欢迎来电来函免费索取。真的,人到不惑之年,所想所思不过尔尔。

IV

本书所收录的,是我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五年(该年文于此缺失)在世界各地发表的国际评论和游记。内文涉及的多少英雄伟绩已风消云散,多少浮世佳传已逝若忘川,故题名为《小小环球——杨漫克国际评论集》。

其中,未包括有关美国的文章,另收入待出版的《星条旗在燃烧——杨漫克美国评论集》。有关民运、中国和文艺的评论,不久亦将分三个专题出版,构成一套文集。

我曾于一九九一年三月与朋友合作,编辑出版了关于一九九零年海湾战争的《波斯湾战争》一书,里面本人的文章分别纳入本书和《星》中。

此外,论及东欧一九九零年之前的文章,已收录在是年出版的《东欧创世记》中;论及前苏联一九九二年夏之前的文章,亦收集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苏联解体记》中,二书中文章基本未收入这套新文集。

另有一本关于中国八九民运的专著《风暴之后——八九民运及其影响》(与美国西东大学杨力宇教授合著),早于一九九一年付梓,亦未收入。

V

出这本集子前,刚刚又走了一趟即将统一关税和货币的欧洲。抱持“民族国家主义”(一个民族必有一个主权国家)的、调色板似的欧罗巴,令人费解地搞起统战来了。成功与否都构成本世纪最后的大事记,但愿下个世纪或能写点续集。

我真怕欧洲合璧的不协调,将更甚于苏联的解体。欧罗巴的异趣俯拾皆是:从西班牙开始,一路搭火车北上至荷兰、瑞典,白阳台渐少,黑窗板渐多;热情劲儿渐少,冷落气儿渐多;古朴美渐少,现代病渐多;历史感渐少,性开放渐多……

欧洲列国从市容到人情,都散发着个性的魅力。古谚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也发现“巴黎城没有市中心”。巴黎体现了法兰西的自由精神,整个城市由十数个环形名胜区融汇而成,而皇宫一个被辟为博物馆(卢孚宫),一个旁落到城外的凡尔塞。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则是海洋文化和开放的象征,由港口放射出去蛛网般的运河街,组成这个城市独特的风貌,其红灯区和性博物馆闻名遐迩,最为世人所称道,而其皇宫广场还不如足球场大。

西班牙的马德里,一看便知曾是帝国之都,富丽堂皇,大气雄浑。西班牙最值得去的地方是一千年前的古都托雷多。在这座城堡中,穆斯林、天主教和犹太教世代代和平共处至今,堪称全球表率 and 首善之区。

VI

斗转星移,沸沸扬扬的二十世纪接近尾声了。林林总总的世纪末童话却方兴未艾。

本世纪影响人类最巨的共产主义思潮已然式微,新锐的绿色革命取代了红色革命;地球愈发地村落化了,但是历史并没有被西方式的民主所终结。世纪末的恐慌,似乎被始于亚洲,波及渐广的金融危机所验证。

新世纪的降临给人类带来了一阵诚惶诚恐的骚动。宗教家为世纪末的毁灭而夜不能寐;哲学家憧憬着大同世界的海市蜃楼;电脑程序家为千年问题伤透了脑筋;未来学家相信纳米技术同原子能一样,可以再造科技的划时代;环保主义者则大声喧哗着关于阳光、空气和水的警世危言;而生物学家最玄:将个体思维储存在芯片里,灵魂便不朽了。

其实,所谓世纪,不过是历史的分节符,大可不必这般吊诡。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我们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然有幸能够活到下一个世纪的人,或将乖离地觉得,我们还是跨进了同一条河流。

杨漫克

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燕丹乡

1986年

“政治风险分析公司”与“自由之家”的介绍

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一半。中国大陆结束“文化大革命”，重振经济实行开放政策也已经十年了。这些年里，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人群蜂拥而至，旅游、经商、讲学，曾兴起了一阵“中国热”，甚至有人到中国当厂长，当大学校长。中国人也纷纷到世界各地考察、留学。可以说，外界接触了中国、了解了中国。那么中国这个国家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或者说，现在的中国在上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上呢？这里向大家介绍两个权威性的研究机构：纽约的“政治风险分析公司”和“自由之家”，对中国所作的评估。

一、投资的政治风险评估

政治风险分析公司每年推出一份各国政治、经济状况分析与评估的报告，名为“国际商业的政治气候”。报告主持人科普兰博士说，为报告提出意见的有世界二百五十多位财经和政治专家。风险评分基于如下七个因素：（一）执政党在未来十八个月的权力动向及主要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二）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商业的政治动荡程度；（三）国际企业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四）国家边境的争执冲突；（五）资金转移的风险；（六）外国直接投资的风险；（七）出口商的风险。其评分方法有AB级（A为风险低）、百分比和叙述。

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将面临许多障碍，如能源短绌、通货膨胀、预算赤字，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满情绪和派系之争。

二、权威性国际政治研究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该项研究是由雷蒙德·盖思台尔主持，于一九七三年开始研究。该机构每双月发表一次研究结果，刊登在《自由论争》(Freedom at Issue)杂志上，介绍世界各国的自由程度和政治状况，并预测未来之演变趋势。盖思台尔说：“这项比较性研究试图给全球自由状态提供一个更客观、平衡和标准的图象，一个全球政治与民权两方面自由的

概况”，“以概括的方式，本研究记录了民主的进程和挫折，使全世界惊醒，注意那些应被阻止的和应受支持的各种趋势。”

该研究包括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主要方面。前者指有效地参加政治过程的权利(选举、竞选公职和参与公共政策决策)；后者指言论、结社、示威及人身自由，宗教、教育和行动自由等。再根据这两个指标将各国分作上、中、下三个自由度。

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被分作七个级别，以7级为最差，以1级为最好。分级标准是：

(一)政治权利：1级：具有完全竞争的选举程序和清楚的选举规则；2级：存在不平等选举因素如经济差距、文盲和威胁性暴力；3级到4级：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履行了民主过程。5级有时表示选举过程完全无效，但社会不同集团之间达成一致，多少类似于民主过程产生的结果；6级：不许竞选，人民毫无机会反映对执政党和政策的要求；但统治者在某项问题上注意到了公众的要求；7级：政治专制，毫无公共观念。

(二)公民自由：1级：出版自由，包括政治程序的立法亦是自由的。主要新闻媒介不会单纯被政府御用。法院保护公民不因观点而遭逮捕。在教育、职业和宗教方面的私人权利受到尊重；公民不会因合法的政治活动而受到人身威胁；2级：警察与法院有极权主义传统，缺少制度化或安全的自由保障；3级至5级：常常存在政治犯，检查制度不完善，安全无保障；6级：政治犯历久存在，合法新闻媒介完全在政府监督之下。不许结社。居住、行动和职业等受到限制，但私下言论仍有相对自由。非法示威能够发生，地下刊物有流传；7级：社会充满恐惧，甚至私下亦没有独立表达存在。在警察遍布下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能够表达出来，对囚犯处置迅速。

(三)自由度：1和2级属于自由；3至5级属部分自由；6和7级属不自由。

该报告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自由状态进行了比较。总括起来，从地域看，西欧和南、北美洲多属自由国家，亚洲国家多为部分自由，非洲和东欧各国多为不自由；从政治集团看，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度较高，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较低；从经济情况看，发达国家较自由，发展中国家不很自由。

一九八五年三种自由度的人口比例是：全球自由人口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七，部分自由的人口为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九，不自由的人口为百分之四十四点四三。全球自由状况并不乐观。

三、一项独特的学术研究——政治经济制度与自由

自由之家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发现一些规律性相关因素：自由程度与多党制直接相关，是公众竞选，参与政治的依据。该研究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状态分成三种类型：(一)中苏型；(二)欧美型和(三)传统型(处于边缘状态下，常从前两种类型借取某种政治经济手段)。每一类型又分作纳入(Inclusive)和非纳入(Noninclusive)两个亚

型。研究结果发现政治经济制度与自由的关系常表示历史的机会,而不是自然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会引起某民族趋于政治自由,也不会引起某民族趋于政治不自由。一切结果都是经验的结果。

纳入型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指市场调节和私人企业,税率很高但不存在充公现象,政府干预只限于补贴和调节。非纳入型资本主义(Noninclusive Capitalism)指低于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从事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其余人口仍从事传统经济,如泰国和利比亚。国家资本主义(Statist Capitalism)具有许多巨大的政府控制性生产企业,国家干预经济但没有平均主义动机,如巴西、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混合资本主义(Mixed Capitalism)通过政府和其他非营利机构提供大规模社会服务,导致私人财产在平均主义目的下打了折扣,这些国家仍为资本主义立法,但政府只是勉强接受之,如以色列、荷兰和瑞典。混合社会主义(Mixed Socialism)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但实际允许很大比例经济保持私有性质。其纳入亚型(Mixed Inclusive Socialism)指大部分人口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其非纳入亚型(Mixed Noninclusive Socialism)指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口不从事主导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Socialism)指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国家经济,亦有私人现代产业存在,但在非常情况下,国家可以取缔之,如苏联与古巴。非纳入亚型与纳入亚型社会主义有着相同的目的,但在前者中,原始经济和民族仍未被纳入,只有少量社会主义现代经济存在。

多党制度(Multiparty)有非中心性的如美国等,有中心性的如法国和日本。主党制度(Dominant Party)允许民主形式存在,但通过政治手段使反对党无法掌权(假竞选、监禁反对党领导人等),如苏联、越南。民族主义一党国家(Nationalist One Party)采取与共产党国家相同的政治形式,但拒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利比亚。无党制度(Non-Party)在非军政府情况下可能是民主的,如沙特阿拉伯,但更多的是军政府的非民主形式,如尼日尔和巴基斯坦。

四、评价

自由之家在连续十四年的研究和预测中赢得了较好的声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认为其主要优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标准客观。该研究所依据的指标如选举权、言论自由和公民人身自由等,都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基本权,很多都纳入了各种政治形态国家的宪法中;(二)比较充分。该研究所将世界各国的自由情况进行充分的比较,使人得到一个完整的面貌,又知道了本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之中的政治进步程度;(三)科学分类。该研究所对政治经济制度与自由状态的关系的研究是颇具特色的,特别是他们采用的政治经济制度分类方法极为详尽,可以说对世界一百多个独立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分类,是一个难度颇大的课题。

五、应该如何认识中国？

自由之家将中国的自由状态评为不自由的国家，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都列为6级。作为一个中国人，感情上是不易接受的。但是，伤感之余，让我们重新看一下6级的指标，我们只好说，还是正视自己的形象吧！

政治权利6级：国家不允许竞争性选举过程，人民没有机会选择新的政党执政和改革某项国家政策。统治者认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有权决定国家的事务，任何人不许对这个权力提出异议。然而统治者在某些方面对公众的要求能够做出反应，或尊重社会固有的信仰体系（如伊斯兰教）。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没有竞选过程，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而共产党内也只是个别人说了算（过去是毛泽东，现在是邓小平），对共产党的地位提出异议将会被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而关进监狱。共产党把国家搞得不可收拾时，将由另一派别的共产党人取而代之，同时抛出替罪羊，党的威严是不受损害的（这种作法称为“自己纠正错误”）。共产党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能够反映一些公众的要求（如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但共产党完全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取代了一切宗教（孔教、佛教、基督教），无所谓尊重社会固有的信仰体系。

再看公民自由6级：政治犯在中国历久存在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新闻媒介完全在共产党控制之下。不许结社，除统战需要保留下某些傀儡党派外，任何结社都会遭到严厉镇压。就连居住、行动、职业和教育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干涉。人们私下怨声载道（这比毛泽东时期是一个进步），学生、工人时有非法示威发生，地下刊物有流传。

该文指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三个现实：（一）中国农村自由经济和城市松绑企业，将促使政治朝较大自由方向运动；（二）改革政策引起了人们放弃社会主义的要求，于是党中央九月会议上重申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政治局成员陈云强烈抱怨改革太快，“精神污染”正在抬头等；（三）邓小平将年轻、技术好的人作为第二、第三梯队接替党和政府的重要岗位，但人们关注的是，邓小平“去见马克思”的时候，改革政策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中国属于混合社会主义纳入型经济，有相当大的人口比例从事私人性质的生产（但不超过百分之五十）。政治体制为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民享有少得可怜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而这就是中国的形象。可悲的不是形象本身，而是我们的民族容忍这样的形象，认可这样的形象，不去努力改变这样的形象。更可悲的是还有那么一些伪君子粉饰这样的形象，也还有那么一些民族败类想永远保存这样的形象，让它丑恶下去，让它堕落下去，最终腐化了我们的民族。

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学会审美，正视自己，鄙弃丑陋，使我们的民族有一个焕然一新民主自由的形象。

原载于〔美〕《中国之春》，1986年5月号